

呈現立體的韓麗珠世界 — 浪人劇場《縫身》

《藝頻網》

24.04.2014

撰文: Esther

「人最困難的地方是找不到一個自處的地方。」導演譚孔文這樣解讀韓麗珠的小說《縫身》。如果一個城市強調「縫身」，將兩個人連為一體是最好的，那麼自處是甚麼？究竟是自己一個人，或找一個合適的人？

過往譚孔文改編過不少香港文學作品，如《十年。寒。笑》，以 7 篇文學作品拼貼成劇作，其中也包含了韓麗珠的作品。她的文字一向比較抽象，裡面也隱藏了很多意象，導演希望今次能更進一步，保留小說原有的韻味之餘，利用更多舞台元素去詮釋作品。

連體的意象

「我覺得『縫身』這個意象很有趣，所謂『縫身』並非單純兩個人的愛情，而是講一些人與人的關係。」譚孔文說。戲劇《縫身》本身來自韓麗珠的同名小說，一個城市通過了《縫身法例》後，兩個本來獨立生存的人，可以透過手術將他們的身體連接在一起，城市的人相信只有透過「縫身」才可以變得完整，邁向徹底的完滿。「縫身」這個意象同時亦盛載很多寓意，反映當下人和城市可悲或可笑的地方。故事中的主角不斷找方法去自處，有人會急著縫身，進入一致的步伐，有人卻用上生命，也要擺脫連體。人難以自處，譚孔文就將之比喻為自己站在擠迫的地鐵車廂內的狀態。

劇照上的一男一女，穿素白的衣裳，凌亂交疊的紅線將兩人連在一起。「把兩人的皮膚、肌肉、軟骨和組織縫合，像一道短小的橋樑，把他們繫牢了，此後，他們只通向對方。」小說中其中一段形容兩人縫身後如何成為一體，導演表示今次會用身體接觸的狀況和用布去呈現「縫身」的意象，透過布與人之間的拉扯，用形體去表現他們分開或連在一起時的掙扎。

放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

小說最基本的骨架就是主角要寫一篇關於「縫身」的論文。書中章節分別以故事情節和論文內容區間：第一章是故事，第二章是論文大綱，如此類推。書中主角由「我」做出發點，起初對「縫身」感到抗拒，選擇了以「縫身」作為畢業論文，但到最後找不到如何自處，同樣踏上了「縫身」的路。小說中幾個角色跟「我」之間產生不同的關係，裡面有幾個重要角色，如他的媽媽，姑姐、論文教授腿子先生、還有跟他縫身的人阿樂和她的室友阿微。導演會保留《縫

身》的故事的骨架：「不是純粹演繹這個故事，而是透過故事裡講關於『縫身』這個現象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所發生的事，抽出來放大去呈現，既有故事但不會以情節為主。」

抽象的舞台表現

韓麗珠的作品一向帶點冷漠與抽離的語調，難以用具象呈現舞台，「她的小說不是太具象，但是都有一些意境，所以盡量用一個抽象的舞台去表達。」身兼舞台設計的譚表示，舞台上會保留用寫意的方法去表達，讓大家在腦海裡有不同的詮釋，「舞台不會有太清晰的環境和空間，會以抽空的方式去演繹。演員的敘述或對話都不會直接表現情景，反而會用音樂或形體去將內心表達，而且對話不是用上正常的節奏。」他謂本身讀者和小說之間的關係在乎聯想，如果太過具象就會減少了想像力，因此放上舞台後仍會保留空間給觀眾自己閱讀和感受。

「我希望見到多一些藝術元素，可以呈現一個較立體的韓麗珠世界。」上次於《十年。寒。笑》所用的元素有限，今次他想加強服裝、音響、燈光、聲音、形體的元素，在空間和地方上都會放多一些不同詮釋。

保留文字的韻味

譚在之前的訪問也提過，將小說作品改編為劇場相當困難，而且韓麗珠的文字不容易讀得懂，但他都想忠於原著，「韓麗珠也不是想大家一看就明白，而是透過思前想後，嘗試從不同角度看不同事物，所以在文字上都會盡量保留那番韻味。」譚坦言，劇場是一次性活動，觀眾未必可以即時感受到小說想表達的，但希望可以令他們有即時感覺，令他們覺得這件事是有趣的。

問到導演之後會不會繼續改編香港文學，他謂這是其中一個方向，並希望可以發展對於香港整個社會具文化特色的作品。坊間愈來愈多劇場作品取材自或改編自文學經典，譚對於改編文學作品有一套見解：「我重視的是一種劇場性，意思是未必一定需要一個很有故事性的故事，而是文字會不會有一種感受，而那種感受是可以通過舞台不同元素呈現出來。」